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三十一回 茅戲主藉端強口 荊縣尊按罪施刑

話說荊縣尊為人，存心慈祥，辦事明敏，真正是一個民之父母。嘗對幕友說：「我做這個衝繁疲難之缺，也毫無善處，只是愛惜民命，扶持人倫。一切官司也未必能聽斷的如法，但只要緊辦速結，一者怕奸人調唆，變了初詞；二者怕點役需索，騙了愚氓；三者怕窮民守候，誤了農務。」所以荊公堂上的官司，早到早問，晚到晚審，百姓喜的極了，稱道說「荊八坐老爺」——是說有了官司，到了就問，問了就退，再到再問，一天足坐七八回大堂。所以稱道是個「荊八坐」。此是閒話，攔過。單講此日從朱仙鎮相驗回來，進了內署。

把屍場口供，與幕友沈藥亭計議了，便到簽押房，批判了上申、下行的文樣、告示，吃了點心，飲了一杯茶，一聲傳點，一個父母斯民的縣尊，早坐到大堂暖閣裡邊。堂規肅靜，胥役森慄。

先叫了一起告拐帶的男女，責打發放明白。又叫了一起田產官司，當堂找補算明，各投遵依去訖。一聲便叫蕭牆街管街保正王江。

這一干人，早晨便在衙門前酒飯館內，被譚紹聞請了一個含哺鼓腹。見了荊公進署，齊來在蕭曹祠前門樓下恭候呼喚。

聽堂上叫了一聲王江，王少湖忙跑上堂去，跪下道：「蕭牆街管街保正王江叩頭。」荊公問道：「你昨日攔轎回裏，說河北來了一個戲主，帶領戲子行兇打人，這人什麼名子？戲子什麼名子？因為何事，打的何人呢？」王少湖道：「這供戲的名叫茅拔茹，戲子姓臧。是他舊年引了一班戲到省城，同著瘟神廟邪街夏鼎，把戲箱寄在本街譚紹聞家。他如今來領他的戲箱，這箱子鎖叫扭了。茅拔茹說偷了他的戲衣。譚紹聞說彼時同的有這夏鼎。夏鼎到了，說他舊年借了譚紹聞銀子一百四十九兩，還有戲子吃的糧飯錢沒算哩。這茅拔茹與這姓臧的，就把這夏鼎打起來。小的勸不住，適逢老爺駕上西關，小的是管街保正，喊稟是實。」荊縣尊道：「下去。著茅拔茹與那姓臧的來。」堂上喊了一聲，這姚皂役牽著，茅拔茹一步一個「青天老爺做主」叫上堂來。跪下，口中還不住哼道：「冤屈！冤屈！青天老爺做主。小的是外來的人呀！」荊縣尊笑道：「外來人就該打人麼？你就說你的冤屈。」茅拔茹往上爬了一步，說道：「小的叫做茅拔茹，是河北人。親戚家有一班戲，央小的領來老爺天境掙飯吃。家中有了緊事，小的要回去，經瘟神廟邪街有個夏鼎說合，連戲帶箱托與了蕭牆街譚紹聞照看。後來戲子回去，把箱就寄在譚家。隔了兩個年頭，小的親戚要他的戲箱，著小的來搬。不料譚紹聞心懷不良，把鎖扭開，戲衣盡行盜去。小的與他論理，他與夏鼎通同一氣，反說小的借他一百多銀子，要回小的。保正是他一道街人家，硬說小的打了人，喊稟了老爺。老爺是清如水，明如鏡，萬人念佛的。老爺試想，偷了人家東西，還說人家欠他銀子。再沒了出外人過的日子！」

這是戲箱失單，望青天老爺，與小的做主。」說罷如搗蒜般仰起頭來。荊堂尊叫接過失單，看了一遍，微笑一笑。問道：

「那邊跪的人呢？」那唱淨的道：「小的姓臧，在他班裡收拾箱，學打旗，出門時伺候他。昨日小的並沒動手，也不知他們原情。」荊堂尊又笑了一笑，向茅拔茹道：「你這失單怎麼是目今字跡？這單上戲衣，可是你親手點驗，眼同過目，交與譚紹聞的麼？」茅拔茹道：「不是。彼時交他戲箱，是掌班的黃三。」

荊縣尊道：「你不曾親交，如何件數這樣清白？」茅拔茹道：「小的有原單，照著少了這些。」荊縣尊道：「拿來原單來驗。」茅拔茹慌了，說道：「丟在下處。」荊縣尊隨即叫過一名快手，押著茅拔茹下處去取原單。一面又叫四名皂隸、四名壯丁，跟著一個刑房，去蕭牆街抬戲箱，當堂驗鎖。

各押的去，又叫譚紹聞上堂。譚紹聞臉上紅暈亂起，心裡小鹿直撞，高一步低一步上的堂來跪下。荊公仔細打量，原是一個美貌少年書生，因問道：「你為甚的叫那茅拔茹把戲箱寄到你家，還扭他的鎖呢？」這譚紹聞早已混身抽搐，唇齒齊顫，竟是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荊縣尊道：「你慢慢的說，本縣是容人說話的。」譚紹聞忽的說出兩三句來，說道：「童生不肖，也還是個世家，祖上在靈寶做官，父親舉過孝廉，豈有偷人家衣裳的理？老爺只問夏鼎就是。」伏在地下，再也不抬頭，不張口，只是亂顫。荊公看在眼裡，把事兒已明到一半。就叫夏鼎上堂。

那個談皂役帶夏逢若上堂。荊縣尊上下打量，頭上帽子，身上衣服，腳下鞋襪，件件都是時樣小巧的，便暗點了點頭，心中說：「是了。」問道：「你就是那個夏鼎麼？」逢若道：「小的是夏鼎。」荊堂尊道：「茅拔茹寄放戲箱是你作合的麼？」夏逢若道：「小的與譚紹聞是朋友。前年小的往譚宅去，碰上這茅家去拜這譚紹聞，第二天小的同譚紹聞回拜去——」荊縣尊接道：「這茅拔茹拜過你麼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不曾。」荊縣尊道：「他不曾拜你，你如何回拜他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是譚紹聞一定携小的去。」荊縣尊道：「也罷。你再往下說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小的同譚紹聞到店回拜，他說他胞叔死了，急緊要回去，就把戲撤與譚紹聞。天冷了，他還不回來。戲娃子寒冷，借了譚紹聞一百四十九兩四錢八分銀子，買衣服——」荊縣尊接道：「如何分釐毫絲都記得這樣明白，想這買衣服，是你經手？」夏鼎不敢說謊，答應道：「原是小的經手。戲子走了，兩個筒，四個箱，寄在譚家。後來怎的扭鎖，小的不得知道。依小的想，譚紹聞斷不是偷戲衣的人。」荊縣尊道：「他肯拿出一百幾十兩銀做戲衣，他再不肯偷戲衣了，何用你說？」

你還該知道，他並不是敢留戲子在家的人，都是你撮弄的。」夏鼎道：「是他各人本心情願，不與小的相干。」荊縣尊道：「你撮弄他供戲，是明犯了；你還至於引誘他賭博，鬧土娼，是還沒犯的。」夏鼎道：「小的並不會賭博，如何能引誘別人？」荊縣尊道：「你自己看你穿的那號衣服，戴的那樣帽子，那一種新鞋兒，自是一個不安靜的人。」夏鼎道：「小的是最安分的。」荊縣尊叫皂役道：「向夏鼎身上搜的一搜。」皂役走近身旁，搜了一條汗巾兒，上綁著銀挑牙、銀捏子一付，一個時樣繡花順袋兒，呈上公案。荊堂尊道：「叫門子，取出順袋兒東西。」門子往外一掏，骨碌碌滾出六個色子。荊堂尊叫門子遞與夏鼎，因問道：「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的？」夏鼎閉口無言。荊公笑道：「你還強口，你帶這東西為何呢？」夏鼎道：「小的是錯搗了別人的帶子。」荊堂尊道：「胡說！真賊俱在，本縣先問你一個暗擺賭具上公堂的罪。」把籤筒簽擲下四根，門役喝了一聲，皂役打人！只見四個如狼似虎的皂役，上來扯翻，便撕褲子。夏鼎慌了，喊道：「老爺看一個面上罷，小的父親也作過官。」荊堂尊道：「也罷。免你褲子，賞你一領席；再加上一根籤，替令尊管教管教。」順手又抽出一根籤來，果然不去中衣，打了二十五板。

不說譚紹聞在旁看著已魂飛天外，只說皂役、壯丁抬的箱來，快手押的茅拔茹也回來。茅拔茹走到儀門，聽的打人叫喊之聲，心中想道：「人人說祥符縣是個好爺，比不得俺縣綽號叫做『糊塗湯』。我今番出門只怕撞見五道神了。」上的堂來跪下，荊堂尊問：「你的原單呢？」茅拔茹道：「想是小的昨晚帶著鎖，被公差們扯撈的，把帶的順袋兒掉了。」荊堂尊笑道：「適才打的，會錯搗了人家的順袋兒。你這個奴才，就會丟掉自己順袋兒。也罷了。把戲箱掀開，本縣親驗。」皂役把戲箱揭開，只見破鑼、舊鼓、驢頭、馬面，七亂八雜的滿滿四箱。

荊堂尊手指著失單，屈指算道：「你這失單共三十九件。別的軟衣服不說，只這八身鎧，在箱子裡那一處放的下？瞎了你的眼睛，自己看看，滿滿的四箱，沒個空星鑿縫兒，你就虛捏失單，騙賴別人麼？」茅拔茹情急，大叫道：「小的若是賴他，情願寫上黃牒，老爺用上印信，城隍廟撞起鐘鼓，與他賭咒！」

荊堂尊道：「一派胡說。先問你個咆哮公堂。打嘴！」皂役過來，打了十個耳刮子。打得滿口流紅，須臾紫腫起來。茅拔茹哼道：「畢竟鎖是扭了，難說小的扭了不成？」荊縣尊道：「這話猶為近理。」遂問譚紹聞道：「這扭鎖的緣故，你從實說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茅拔茹班上戲子把戲箱寄在童生書房裡。到後來戲子、戲主再不見來，因移在空院裡一所屋子，尋了一家外來皮匠替他看守。不料這皮匠半夜偷跑，把鎖扭壞。」

童生因把門用磚壘實。等他來了，料他欠童生銀子連糧飯錢將及二百兩，以實相告，必無異說。誰知他反面無情，倒說童生盜他戲衣。童生祖父以來，書香相繼，豈有做這事之理！」荆堂尊道：「你既是詩書舊家，如何與這一等人有來往，容他寄放戲箱呢？」譚紹聞無言可答，伏地不起。

荆堂尊道：「這宗事已前後了然。譚紹聞少年子弟，必是夏鼎撮合，將戲子與戲箱托與譚宅。後來與戲子做衣服，譚紹聞拿出一百四十幾兩銀子自是真的，但不曾得這茅拔茹的話，如何懸空斷的叫茅拔茹清還？」——茅拔茹連叩了幾個頭，口中唧噥道：「好爺！好爺！」——「譚紹聞你只得自認孟浪，白丟了這宗銀子罷了。茅拔茹，你不還這宗銀子，那戲衣也不用再提，何如？」茅拔茹道：「老爺明斷極是。」荆堂尊笑道：「你假捏失單，原為這宗銀子起見，今既不提，所以不一定再難為你。但你率領戲子，喝令打人，是何道理？」茅拔茹方欲爭辯，將簽已擲下六根，打了三十，打的皮開肉綻。又叫姓臧的戲子，說道：「你是個下賤優人，竟敢行兇，王法難容。」

抽下八根籤，打了四十大板。打畢，著人押茅拔茹具領狀領走戲箱，一面備文解回原籍，不許擾害地方。茅拔茹二人下堂去了。叫夏鼎遞自新甘結，再犯倍懲，賭具當堂銷毀。夏鼎下堂去了。又叫譚紹聞道：「你既係正經人家子弟，如何這樣不肖？本該重處，怕與你考試違礙，從寬免究。來春定赴義塾讀書，如敢再有什麼不守規矩之處，休怪本縣反面無情。」譚紹聞磕頭下去。荆公判畢，退堂回署。

譚紹聞下的堂來，出了角門，骨節都是軟的，一步也走不動。王中攬著腋下，紹聞把頭歪著，面無人色。夏鼎趨前說道：

「我為你挨了二十五板，該怎樣發付我呢？」王中道：「改日再說，這不是說話之地。」茅拔茹發話道：「不怕你使上錢，把官司翻了。講不起，譚家是有錢的主子。」譚紹聞實實也聽不見，王中毫不睬他，一路攬回家去。

有詩贊縣尊：

懲凶燭獨理盆冤，折獄唯良只片言；

若不教人稱父母，徇情貪賄累椿萱。